

六朝文学 论稿

〔日〕兴膳宏著／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王德亚 潘运告
装帧设计：许康铭

413

六朝文学论稿

〔日〕兴膳宏 著
彭恩华 译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60,000 印张：13.125 印数：1—1,700
书号：10285·69 定价：2.25元

《凤凰丛书》总序

俗说凤凰不死，
死后又还会再生。

——沈从文

这套小书取名《凤凰丛书》，因为凤凰和龙一样，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徵。龙被捧得太神圣了，颇有点吓人，不是随便好搬弄的。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

《凤凰丛书》专刊旧籍，不收新作，内容主要是：

一、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

一、海内外关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

一、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文集的辑录和

汇编。

一、文化史、自然史、民俗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

《凤凰丛书》的宗旨是宽容。入选之书，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

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新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凤凰丛书》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欢迎大家提供选题，参加编辑，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伊斯兰神话中的“西摩尔格”，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

丛书主编：钟叔河

编辑：鄢琨

1986.5.20

序

我与兴膳宏教授初次通信，是在一九八二年。当时王元化同志正在编辑《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选定了日本学者的十余篇论文，要我担任主要的翻译工作，并要我于其中择尤有见解的一二篇先在国内的文艺理论刊物上发表。读过以后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兴膳宏教授的《〈文心雕龙〉的自然观——探本溯源》和《〈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因此我就向王元化同志推荐了这两篇。译文发表以后，我把它们寄给兴膳宏教授，他回信表示感谢，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以后虽然彼此都忙于公务而未能经常联系，但隔一定时间却也总会通过信件来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我对他的论文提出一些意见，他也就拙著《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看法。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日本有十来位学者参加，兴膳宏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以前读兴膳宏教授的文章，感到他立论慎重、考订精详，觉得他的治学态度十分谨严；这次有缘识荆，看到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暗忖“文如其人”这句古谚真是有些道理。特别是过去我们都用日语通信，我相当欣赏他那一笔秀美的书法，晤面

以后才知道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这就使我对他的学识修养更加佩服。讨论会第一天，兴膳宏教授就日本古今学界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作了内容丰富、系统性强的学术报告。当时在座的目加田诚教授、户田浩晓教授、冈村繁教授、小尾郊一教授、伊藤正文教授等都是年高德劭的汉学家，他们让兴膳宏教授以近似于日方代表的身份作主要的学术报告，既表现了奖掖后进的优良学风，也说明了兴膳宏教授作为中坚一代的汉学家如何为日本学界所器重。实际上，兴膳宏教授的这篇报告也是该次讨论会上最有特色的论文之一。

本编所收论文均系兴膳宏教授亲自选定后寄给我的，其中《颜之推的文学论》、《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考》等曾为我国台湾省和香港的学者译载于当地的学术刊物上。《宫廷文人的登场——论枚乘》一篇本为汉赋作家论，兴膳宏先生自认为这篇与六朝文学源流有关，要求列入此书，故在目次中作外一篇。日本的六朝文学研究非但夙有传统，而且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兴膳宏教授又是其中成绩最为斐然者之一。因此，本编或许可为我国的研究工作者提供借鉴之便。

彭恩华

一九八五年七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1)
嵇康的飞翔·····	(1)
左思与咏史诗·····	(26)
谢朓诗的抒情·····	(76)
颜之推的文学论·····	(99)
艳诗的形成与沈约·····	(123)
《诗品》解题·····	(155)
石崇与王羲之	
——《兰亭序》外说·····	(171)
潘岳年谱稿·····	(183)
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考·····	(228)
《书品》解题·····	(243)
《诗品》与书画论·····	(248)
《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	(272)
陶渊明·····	(295)
兰亭与《兰亭序》·····	(313)
《玉台新咏》成书考·····	(329)
论庾信的题画诗·····	(351)

北朝文学的先驱者——高允……………(363)

日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和研究……………(378)

外一篇：宫廷文人的登场

——论枚乘……………(390)

嵇康的飞翔

一

在魏国灭亡的前三年即景元三年(262),嵇康因友人吕安株连下狱,最后顾视日影,操琴一曲,从容就刑,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新的形象。在魏晋交替期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中,不知有多少人曾拼命想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结果还是向无情的命运屈服。嵇康可以说是超越这种世俗的夺权斗争的,但无意之中还是丧身在权力的毒牙之下。他的遭遇是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天地而死于非命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但是嵇康之死,在历史上的意义决非仅仅是一个高洁之士被扼杀而已。尽管嵇康的蹉跎据说是吕巽、吕安兄弟的丑闻引起的,^①但不难想象,司马氏决心将嵇康定罪的真正理由乃是因为嵇康的奔放的反体制思想。告发者钟会对嵇康的苛评,使人感到嵇康确是对司马氏的一统天下怀有强烈的反感:“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而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篇刘注引《文士

传》)不为君用、倨傲自大、“乱群惑众”，是嵇康最大的罪名。既然嵇康并没有任何惑乱世人的行动，因此，这实际上是弹劾他那厌恶政治、从与世隔绝的形而上世界中寻求出路的思想。“这是由于信教方面的意见和个人崇奉的哲学而受到儒教体制迫害的最初事例之一”(D·Holzman,《La vie et la Pensée de Hi Kang》^② 1957, Leiden, 48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与否属于判断问题，但是与数十年前公然向曹操的禁酒令挑战而被定罪的孔融相比，则嵇康之死，带有浓厚的非殉于行动而殉于思想的殉教者的色彩。嵇康在狱中所作的《幽愤诗》最后说：“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尽管他资志以没，但后世诗人在一心一意向理想的目标攒行，而因没有预料到的障碍失足倾跌时，首先想到的也许正是嵇康的形象。宋颜延之在其《五君咏五首》中就是这样描绘嵇康的：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连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铍，龙性谁能驯。

据说嵇康死后，其魂魄脱离肉体仙化；又说他在著《养生论》时，被京师之人目为神人。如《文选》李善注云，“凝神”系《庄子·逍遥游》中所言藐姑射山之神，肌肤雪白，姿态妙若处女，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颜延之以这种比较夸张的表现，惋惜嵇康虽有绝世之才而不得其所，尤其是最后二句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嵇康的看法。嵇康是想振“鸾翮”飞离浊世，然而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无情打击，但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尽管这一俊鸟不幸坠地，但它永远由于志在遥天而鼓翼思飞。据说钟会曾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这种不羁的精

神——“龙性”，终究要排除为政者的干涉，不会停止自己的活动。我认为这就是最适切的、精炼的嵇康的形象。嵇康在自己的诗中经常描绘满怀理想、欲飞离现世的飞鸟，颜延之诗当本此而作。其后南朝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中也模仿嵇康的风格勾勒了脱离人世飞向仙界翔鸟：“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合响，异翮同飞。”恐怕就只是用作比喻的（如后所述，阮籍也经常在意中描写飞鸟）。

嵇康的文学作品和生活方式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如此。诗中的飞鸟，似乎是为追求理想而攒行，实际上包含了很多问题，暗示了思想深沉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以下拟通过飞鸟的形象来探讨嵇康作品的结构。③

二

鲁迅《嵇康集》中题为《五言古意一首》的五言诗，在黄省曾本及他本中编排在组诗《赠秀才入军十九首》的最后，④内容是写从遥远的天上仙境飞来的两只鸾鸟。（以下所引诗均据鲁迅《嵇康集》）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嗽朝露，晞阳振羽仪。
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罔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
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相追随。

假定此诗系嵇康送别其兄嵇喜时所作组诗之一，那么在十八首四言诗之后附上这样一首五言诗，目的究竟何在呢？我认为，四言诗是本质上难免带有抽象性的诗体，嵇康先以四言组诗表现感情上逐步增强的效果，然后笔锋一转，以远较四言诗富于具体描写力的五言诗来总括惜别的主题。因此，遨游长空的双鸾乃是嵇康兄弟的象征。

双鸾在高天自由地飞翔，虽然这与组诗十九首鸳鸯双飞的发想相通，但是随着内容的展开，可以发现两者是异趣的。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四言诗中看不到的细腻的描写、微妙的阴翳和寓意的效果。飞翔的鸳鸯虽然内心怀着不久将要分离的隐忧，但这是十分深潜的感情，始终保持着同胞的亲睦，而在这首诗里，飞鸟的幸福却成了转眼即消的春梦。齐飞的双鸾中，突然有一只从天上坠落，身罹网罗，失去了自由，残存的一只则哀鸣不已，徘徊求侣。天国乐园之梦顿时消散，严峻阴暗的现实挺立在它们面前。显然，“卒为时所羁”的那只鸟系借喻投身宦途的兄长嵇喜，而“徘徊恋俦侣”者乃是嵇康自己。

这首诗还用了不少四言诗中未曾见的词，如“云罔”、“高罗”，从它们给双鸾带来离别的不幸这一点来表现人的恶意。嵇康曾在十八首四言诗中的一首里讽谏揶揄了嵇喜的从军，是完全没有暗示这是由于旁人的恶意干涉所致，只是哀叹手足的分离乃是命运所造成的不当有的不幸。但在这首诗里，嵇康却说：“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把兄长的从军看作未曾预料到的、

外界干扰所引起的可悲的结果。可以说，嵇康意识到：隐藏在“网罗”之下的俗人的恶意，不仅把其兄拖进了浊界，而且还在暗中窥伺着自己。

用飞鸟借喻别离，可以说是汉代以来诗中常用的技巧之一。有时如嵇康双鸾那样，以在云中分离的二鸟来比喻分袂之人；有时则在怀念行者时，愿身亦化飞鸟去追随（嵇康以前的建安诗人在作品中普遍描绘飞鸟的形象，本文最后一章另有评述）。在大量的诗作中，与嵇康双鸾诗的发想或结构极为相似的，当推古乐府《双白鹄》（《艳歌何尝行》）^⑤：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
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踌躇顾群侣，泪落纵横垂。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高翔的白鹄之一由于沾疾，力尽而坠。另一头失侣的白鹄悲不自胜，在空中哀鸣徘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景象可以说正是嵇康双鸾诗的构图。当然，双白鹄是夫妇的生别之痛和作者的少许感伤的形象化，而嵇康之作则超出了这种朴素的抒情领域，具有更深远的思辨性，甚至可以认为双鸾诗乃是根据“双白鹄”民谣式的发想，把俗套化了的飞鸟形象赋与新的概念。原诗之所以被题为《五言古意一首》，可能是因为它袭用了古乐府《双白鹄》以飞鸟为喻的常用技法，顺便提一下，下文将要提到的何晏《拟古》一首是以“鸿鹄比翼游”的飞鸟形象开始的，在构思上与“双白鹄”和嵇康的双鸾诗相通。我认为：从题名中

藏有“古”字这一点也可以察知古诗中固定化了的飞鸟形象。^③

接下去当然要提到嵇康如何从这种普遍的发想出发，进行自己的独创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双鸾”诗具有超现实的性格。它以“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开始，等于是宣称此诗的舞台并不局限于为浅俗常识所支配的世界。接着又说：“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这是嵇康的理想去所，也是只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所皈依的物外天地，对照诗中以后展开的理论，应该说，这种前提的设置带有某种必然性，它作为超脱的形而上学的假托物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古乐府《双白鹄》的舞台是天空，但这仅仅起了引出飞鸟形象的作用，并不含有“超俗”的观念。如果我们确认嵇康之作在环境的设置上与古诗有着微妙的分歧，那么，必然会想到鸾鸟并非单纯譬喻别离。在凌驾尘俗之上高飞的双鸾，正意味着作者对割断一切现实羁绊的精神上的自由人的憧憬。鸾是凤凰之属的俊鸟，《楚辞·九章》王逸注云：“君有圣德则来，无德则去。”乃是卓尔不群的灵鸟。这种灵鸟由于怀有象嵇康那样憧憬绝对自由的强烈志向，使人联想起《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的飞翔。“逍遥游太清，携手相追随”，嵇康用了《庄子》中的篇名来披陈自己殷切的愿望，他的精神专注在追求自由理想上，想和鸾鸟一起于九天翱翔。他的诗中所出现的飞鸟形象，可以说基本上是上述这种精神的物化：

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泰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云汉，饮露食琼枝。（《述志诗》二首其一）

斥鷃擅蒿林，仰笑鸾凤飞。（《述志诗》二首其二）

鸾凤避罽罗，远托昆仑墟。（《答二郭》三首其三）

第二例中斥鴳笑鸾凤的故事，亦出自《庄子·逍遥游》。下边一首则全篇都是飞鸟的形象：

眇眇翔鸾，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凌蹶玄虚，
浮沉无形。将游区外，啸侣长鸣。神□不存，谁与独征。

（《四言诗》十一首其八）

这首诗在情景设置方面与“双鸾”诗大致相同。我们从以上若干有关飞鸟形象的句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嵇康诗中的飞鸟都不是实景的写生，而完全是幻想的产物，在大部分场合，都暗示了遨游仙界的超然者的姿态。这些飞鸟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赋予庄子大鹏的飞翔的性格，象征着嵇康精神世界中的至上境地。

以翔天飞鸟表达的嵇康的志向，往往不用比喻，而是直接通过对游仙的憧憬表现出来：

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陵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
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炼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极。

（《秋胡行》七首其六）

属于同一系统的诗作还有《赠秀才入军十九首》其十六、其十七和《游仙诗》、《四言诗》。那么，嵇康用种种词语、表现来描绘的游仙之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最重要的即是以《养生论》为代表的超俗哲学，或者可以说是自汉代古诗以来人人向往的养生延寿的理想。如果大胆地加以揣测的话，不妨说这是象波德莱尔^⑦那种思想如云雀翔空般的Elévation，^⑧即精神解放的欣喜。进一步分析嵇康的诗作，可以发现作为这种理想境界的另

一极端的俗世、现世意识也经常有所流露，最明显的无过于“俗人”一语，如：“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游仙诗》）、“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五言诗三首》其三）。同时，嵇康对社会通常认为有价值的财富、名誉也作了积极的抗拒，如：“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秋胡行七首》其一）、“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与阮德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答二郭三首》其三）。

这种背离俗世的言辞自可视为借游仙之志脱出现实的契机。但是据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谈到自己不能在俗世中象一般人那样投身仕途的理由有九，即“九患”。前七个理由是有关本身性格的不堪：一、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二、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四、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欲自勉强，则不能久；五、不喜吊丧；六、不喜俗人；七、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由于这七个原因，所以他不屑为官。另还有本性不宜出仕的“二不可”：一、非汤武而薄周孔，与世论不合；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两个原因使他丧失了作宦的资格。因此，他“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宣告与俗世断绝往来。把嵇康导往脱俗之志的正是他自己意识到的“九患”。但他又并不是一味倔强、本着虚无主义立场来背弃社会的。综观他的一生，可以发现自律地排除出现实世界的外部动机。在他诗中阻碍翔鸟高飞的网罗能使我们联想到他当时所处的那个黑暗的现实社会。

这里再来谈“双鸾”诗。在双鸾面前出现了遮断去路的障碍，于是原以为“绝尘埃”、“终始永不亏”的脱俗世界一下子便破灭了。“云罔塞四区，高罗正参差”，人类的恶意暗算的手竟然伸到本来应该是超绝尘俗的天地里来了。由于网罗的干涉而失侣的鸾鸟，“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重新考虑了人类的恶意，于是想“逍遥游太清”，再次飞往安全的所在。通过双鸾飞翔表现的游于物外之志与逃避人类恶意之志往往是不一致的，在网罗的形象中潜伏着对人类恶意的甚深恐惧。高翔的精神与拦路的罗网这种发想上的二重结构经常可以在嵇康诗作中看到，如上文所举“鸾凤避罟罗，远托昆仑墟”（《答二郭三首》其三）、“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述志诗二首》其一）等。以下再列举一些嵇康诗作中的网罗形象：

人害其上，兽恶网罗。（《秋胡行七首》其一）

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五言诗三首》其一）

翩翩凤辖，逢此网罗。（逸诗《游仙诗》）

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答二郭三首》其二）

最后一例中“婴网罗”的恐惧，在同诗后半部分升华为“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的超脱志向。这与“双鸾”诗中铺陈的主张与理论十分相似。对于嵇康说来，超脱是内心世界的必然产物，但同时，他也必须习惯自己所处的那个现实社会的恶意。波德莱尔在Elévation中讴歌了轻快的精神的飞翔，但有时却也会发出灵魂深处的呻吟：“什么地方都好！什么地方都好！只要是物外的天地就行！”（《Petits Poèmes en Prose》^⑨），所以游于太清的鸾鸟的六翮也决不能是十分轻快的。